

·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

从移植到创新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王嘉毅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对外国理论的介绍和移植、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创新三个阶段。教学论学科在理论研究、促进教学实践的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参与教学改革的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科还存在着对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对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研究不多,教学论的应用、普及和中国化不够等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针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创新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普及等。

[关键词] 教学论;教学改革;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王嘉毅,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教学理论,而且也对教学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教学改革的深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在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探讨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展望未来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学论的发展经历了对外国理论的介绍和移植、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创新三个阶段。

(一) 对外国理论的介绍与移植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极左路线和闭关锁国,使得我国教育学术界对国外的研究知之甚少。改革开放后,人们渴望了解国外的经验和做法。于是,国外的教学理论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皮亚杰、布鲁纳、奥苏贝尔、弗洛伊德、班杜拉、赞科夫、

根舍因、罗杰斯、布卢姆、马赫穆托夫、斯卡特金等学者的理论。国外教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不仅开阔了多年被禁锢着的思路,^[1]丰富了我国教学理论,也促进了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深入。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性评价、掌握学习、需要理论、发现学习、教学与发展等,都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理论,并且在很多学校被广泛地应用和实践着。

无论对国外教学研究的介绍,还是对国外教学理论的移植,都是多样化的。改革开放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教育理论、教育研究常常上纲上线,比如对杜威理论的批评,对陶行知、陈鹤琴的批评等,使得教育研究被严重禁锢,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策的注解。改革开放,使得我们既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国外的不同理论、不同研究,也保证了将国外的不同理论在我国进行验证、试验,保证了能够根据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这不仅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在对国外教学研究、教学理论的引进和移植过程中,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也开始起步,1986

年成立了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定期开展学术研讨,部分学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开始招收教学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二) 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反思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和推广,再加上很多学者到国外学习、交流,国外学者到国内交流,我国教学论界对国外教学理论、教学研究逐步了解和熟悉了。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对我国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进行反思,我国教学论学科进入了反思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论研究除了继续保持对国外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的关注以外,很多学者开始探讨我国教学论发展的指导思想、学科基础、方法论问题,以及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问题,并且这些成为当时教学论研究的主流。^[2]与此同时,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等都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问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新世纪来临之际,又与世纪之交教学论学科发展的思考相交织,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反思阶段。^[3]

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和移植必然会引起反思。但反思的直接诱因,一是教学论发展的内部需要,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伴随着对国外各种理论的大量引进和移植,出现了繁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论的专著不断出版,教学论这门课程在各个师范大学也相继开设,教学论的研究生也开始培养,这必然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教学论是一门学科吗?它的学科体系是怎样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基本范畴有哪些?教学论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教学论的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教学论与其他学科之间是什么关系?很多学者围绕教学论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教育研究》杂志开展了大型活动,邀请我国教育学科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就教育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反思、总结和展望。这在当时是教育研究领域乃至教育学科领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经过了多年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经历了多年的打击和禁锢,当时老一代教育研究工作者对于改革开

放、对于解放思想有着深刻的体会。这种反思与其说是对教育研究的反思,不如说是对政治的反思与期待。这些反思为今后的教学论和教育科学指出了方向,对后来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反思是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是学科成熟的重要前提。

(三) 我国教学论的自我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工作中在借鉴国外理论、不断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验。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研究和实验不断深入、系统化,也不断创新,既针对了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实际,又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使得我国教学论学科走上了自我创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教学论的自我创新首先表现在教学研究的自我创新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就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小学教学实践的改革与实验,到90年代中期其逐渐成为教学研究的主流,其中主要有发端于80年代的整体改革实验和情境教学实验,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体教育实验,对全国中小学教学影响颇大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等。这些研究与实验,大都是专家学者与中小学教师相结合,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而开展的,不仅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探索,而且对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这些研究最初都是在教学领域中探索,后来逐步对整个教育理论乃至教育科学产生了影响,比如情境教学,后来发展成为情境教育,^[4]主体教育实验发展成为主体教育实验,^[5]新基础教育的研究从最开始就立意较高,着眼于学校的整体改革,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在教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整个教育学术界和基础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6]

除此之外,全国还开展了众多的各种类型的学科实验、教学方法实验、教学模式实验等。这些研究和实验从更基本的层面丰富了教学理论,改进了教学实践。

教学论研究的创新还表现为产生了一批具有创新特色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王策三的《教学论稿》,李秉德的《教学论》,吴也显的《教学论新编》等。这些著作不仅对已有成果进

行了总结,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其中王策三的《教学论稿》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教学论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教学论研究者和研究生的必读之书;李秉德的《教学论》,以系统论的观点作为教学论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我国教学论的基本体系,形成了自身特色,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好评。^[7]进入21世纪以来,教学论的新成果更是不断出现,裴娣娜组织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成员编写的《现代教学论》三卷本,张楚庭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施良方和崔允灏的《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等也各具特色。

与此同时,对教学论不同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比如教学认识论的研究、教学论发展史的研究、教学思想史的研究、教学与交往的研究、理解教学研究等。

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创新还表现为教学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领域逐步扩大。首先是教学论研究者对课程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特别是以往我国实施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课程政策,使得地方、学校只是现成课程的执行者。因此,对课程制订、课程实施、课程改革的研究很少也很难得到关注。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我国的课程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教学论研究者开展课程研究提供了条件。因此,课程逐步成为教学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不仅拓展了教学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也更有利于从整体上考虑教学,使得教学研究、教学改革从更大的空间、更高的层面、更深的上来考虑了。其次是教学论研究成果在教师教育中的渗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师是教学论最重要的消费者,教学论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指导教学实践,因此,教学论只有被教师掌握才能发挥其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教师对教学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参与教学论研究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教学论逐步成为教师职前教育、职后培训、在职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教学论研究者也积极深入中小学并参与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使得教学论学科的作用得

以大大发挥。

教学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研究逐步深入到学科层面。长期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理论和基本原则层面,更多的是一般的教学理念,难以深入到课堂教学的实际,也难以指导不同学科的教学。近十多年来,我国学科教学论的发展较为迅速,相当多的学科教学论研究者既有专门学科的背景,又有教育学的背景,从而能够将一般教学理论与具体的学科特点相结合,使得教学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学科课程、学科教学的内部,这不仅增强了教学论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丰富了教学理论,促进了教学实践的改革。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为教学论研究带来了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这种自由探索不仅包括在理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包括教学论研究者可以深入实践,大胆探索,将自己的思想、理论等在实践中验证、完善,促进实践的发展。这使得我国教学论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一)对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促进了教学改革的深入和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在教学论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成果,比如关于教学论的学科性质问题,教学论的研究对象问题,现代教学论的理论基础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在教学论的主要范畴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比如关于教学或教学过程的本质的本质问题,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理论与教学实践等方面。¹与以往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克服了简单的是与否、对与错、好与坏等二元对立局面,更注重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考察、认识、把握教学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在教学论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注重借鉴西方不同理论的合理之处,注重对我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教学思想的总结和吸收。

(二)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著作,发表了许

¹ 李定仁、徐继存主编的《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对此有详细综述。

多有影响的论文,丰富了我国的教学理论

除了上面提到的教学论著作以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教学论著作,比如王策三的《教学认识论(修订本)》,董远骞的《教学原理与方法》,李定仁的《教学思想发展史略》,田本娜的《外国教育思想史》,杨汉清的《比较教学论》等。特别是近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辛勤耕耘,成果丰硕,有些著作在整个教育学术界也颇具影响,比如田慧生、李如密的《教学论》,吴康宁的《课堂教学社会学》,黄甫全、王本陆的《现代教学论教程》,杨小微、张天宝的《教学论》,张华的《课程与教学论》,靳玉乐的《中国新时期教学论的进展》,石鸥的《教学别论》,王嘉毅的《教学研究方法论》,盛群力、李志强的《现代教学设计论》,徐继存的《教学论导论》,蔡宝来的《现代教学论发展反思与构建》,李森的《现代教学论纲要》,张广君的《教学本体论》,王鉴的《实践教学论》,等等。

与此同时,我国教学论研究者所发表的论文在教育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叶澜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不仅在教学论学科领域,而且在整个教育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对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关于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评价的改革等方面也发表了重要论文,无论对教学理论还是对中小学教学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为教学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教学论硕士、博士培养单位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目前,我国有资格招收和培养教学论博士研究生研究的单位 14 个,每年毕业的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有近百位;有资格招收和培养教学论硕士研究生的单位达 50 余个,每年毕业的教学论硕士研究生近千人。每年毕业的新生力量,相当一部分都充实到教学论的研究队伍之中,大大增强了教学论专业的研究力量,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四) 积极参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发挥学术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促进了教育决策的民主化、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教育改革的专业化

教学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与教

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重点和难点。使国家的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合理,能够建立在教学论的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教学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教学论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教学论研究的深入和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教学论研究者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大的教育决策,参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比如,《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一些教学论研究者参与了其调研、论证和讨论工作;再比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起草和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各个学科课程标准的研制、教材的开发等,都有一大批教学论研究者的参与,甚至是深度参与。教学论研究者的参与,使得教育决策、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学改革的实施,都有了教学论的基础,发挥了教育科研的作用。这不仅对于促进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发挥教学论学科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促进教育决策的民主化、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教育改革的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深入研究,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无论从中小学教学实践的要求来看,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教学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对教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深

当前,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或者优先发展教育,强调教育公平等,都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特别是课堂教学改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怎样改革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以更好地使学生在牢固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怎样使学生的知识、能力、态度和情感、价值观等协调发展?在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后的今天,普通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应该是什么?怎样深化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教育公平包括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教学过程中怎样保证公平,怎样促进教学结果的公平?怎样更好地开展校本教研?怎样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素质?当前,教学评价成

为制约教学改革、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障碍,怎样深化评价制度、评价模式、评价方法的改革,使之成为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的有效手段?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教学实践的发展,也能促进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总体来看,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不够,研究还不深。对教学改革中重大问题的忽视,导致重要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难以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二)对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关注不够、研究不多

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信息技术的兴起及其影响。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也表现在教学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学习效果、师生互动等方面。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远程学习、自由安排学习时间、自我考试评价等都成为可能,这些对传统的教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推进教学改革的有效手段。^[8]但近年来,教学论学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不够。目前,我国教育技术专业与教学论专业的分离还比较严重。在英美等国家,教育技术专业或者教育技术系大多都设在教育学院内,而我国教育技术专业或者教育技术系一般都在教育学院之外独立设置,而大多数教学论的专业人员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有限,这就导致了教学论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影响研究上的欠缺。

(三)教学论的转化、应用和普及不够

教学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是应用导向的。教学论只有被广大教师、学生以及教育管理人员、课程与教材开发人员掌握了,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教师是教学论最主要的使用者,因此,怎样使教学论被更多的教师所掌握是教学论发挥作用的关键和核心。^[9]多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大多都在高等学校工作,主要承担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授课,教师教育中教学论尚未作为主要的内容,因此,使得教学论普及不够,未被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以及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等很好地掌握,限制了教学论学科的作用发挥。

教学论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是教学论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形式、载体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原则、模式、资源等。但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对此关注不

够,比较重视建立各种理论、论证各种理论,强调各种理论的学理性,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相对来说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忽视理论的转化。理论的转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必要环节,也是一个独特的环节,既要掌握理论,又要熟悉实践,既不能将理论变成具体的处方,要求实践者严格遵守,也不能强制灌输、生搬硬套。怎样使实践者掌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从而在实践中自觉地以理论为指导,并创造性地应用理论是关键。

(四)教学论的中国化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十分关注国外教学理论的发展,注重对国外教学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借鉴。但在关注、引进、借鉴国外教学理论的过程中还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盲目照搬、机械照抄。当前,总体来看我国教学论对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实践关注还不够,对教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研究不够,对我国中小学创造的先进经验总结不够、研究不够。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各种国外的新理念、新理论层出不穷,某种新理论被引进并在实践中推广,校长、教师还没有掌握,又有新的理论出台和推广,使得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无所适从。在教学改革中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但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改革的内容、研究的问题、理论的基础等,必须从我国中小学的实际出发,必须以解决我国中小学的问题为目的,使得我们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教学实践。

四、我国教学论发展展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教育发展与创新的关键时期。我国将进入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新阶段,进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的新阶段。这些都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教学论的研究,提高教学论学科的水平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教学论学科必须紧紧围绕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的原创性研究;创新教

学论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符合教学论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体系;拓展教学论的内容与范围,在研究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类型学校教学改革的研究;关注学生的发展及学习理论的进展对教学论的影响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论的影响;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将教学论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时向教学实践转化;建立实验、实践基地,探索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改革,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王策三.教学论十年[A].《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286.

[2]裴娣娜.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与发展[J].中国教育学报,1998,(6).

[3]黄济.教学论中的几个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6).

[4]李吉林.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上、下)[J].教育研究,1997,(3)、(4).

[5]武思敏.主体教育的理论与实验——访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J].教育研究,2000,(5).

[6]王建军,叶澜.“新基础教育”的内涵与追求——叶澜教授访谈录[J].教育发展研究,2003,(3).

[7]Ruth Hayhoe.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4.

[8]南国农.让信息技术有效地推进教学改革[J].中国教育,2007,(1).

[9]胡定荣.21世纪中国教学论发展的的问题与走向[J].教育研究,2002,(3).

From Transplantation to Innov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Theory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Wang Jiayi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theor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s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foreign theory, the self-reflection and self-innovatio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of teaching theory has achieved distinct achievements in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moting the teaching practical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the high-qualified talents and participating the policy-making of teaching reform, etc.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iscipline of teaching theory as follows: less enoug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vital issue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ess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ory are not enough, ect.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duct original research, bring forth new ideas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teaching theory, teaching reform,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uthor: Wang Jiayi, Deputy President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the Humanities Key Research Bas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730070)

[责任编辑:宗秋荣]